

20 世纪反实在论的语形学的内涵界定

胡瑞娜¹ 郭贵春²

(1.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太原 030006;2. 山西大学哲学系,山西太原 030006)

摘要: 尽管随着二十世纪中叶“解释学转向”与“修辞学转向”的到来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广泛渗透,语义学与语用学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核心,但是语形学作为其载体也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从 20 世纪反实在论的角度对语形学的内涵、主题、原则、路径及其特征作了较为详细的探究,从而揭示了 20 世纪以来反实在论甚至整个科学哲学语言分析方法演变的历史进程、趋势定位和理性重建的模型。

关键词: 反实在论 逻辑句法 语形学 语义 语用

[中图分类号] B0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763(2003)06-0032-06

“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是 20 世纪初以逻辑经验主义为核心的分析哲学所引起的一场广泛的哲学运动。其实质是“试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结构的逻辑分析,去把握隐含在语词背后的经验意义,从而推崇科学主义的极端观念和形式理性的绝对权威”。^[1]而语形学(syntactics)恰恰是在这场运动中突现出来的颇为重要的一种科学解释方法和认识论新维度。历史地讲,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最大分歧,正是在对语形学所持的态度问题上。前者仅仅将语形看作是语言分析的一个过渡性工具,认为语形只是包含于语义分析中的微不足道的、琐碎的纯逻辑形式,因而撇开语形学将研究的重点转向语义分析;后者则恰恰相反,它不仅把语形分析的重要性强调至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语义分析仅仅是逻辑的侍女”,“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一种形式”,甚至将语言的逻辑句法看作是科学的逻辑和哲学分析的全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性地分析和探究 20 世纪反实在论的语形学,对于合理地把握 20 世纪以来反实在论甚至整个科学哲学演变的历史进程、趋势定位和理性重建的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反实在论语形学的前提条件:现代符号逻辑的高度发展

历史地讲,语形学方法是在希尔伯特的“元数学”中开始萌芽,后来又又在弗雷格等人逻辑思想的基础上由怀特海和罗素正式创立起来的。作为现代逻辑的初创者,弗雷格首先以算术为基本模型,同时把心理学这一极不确定的因素完全排除出去,以克服近代哲学所造成的那种极端心理主义倾向,从而建立了一种极端形式化的语言,并在此基础上描述了符号系统的各个方面,最终将知识、真理等问题的研究从主观的心理领域转移到客观的语言领域,为知识和真理建立起客观的基础。

弗雷格开创的这一方向,被罗素、卡尔纳普等人加以继承和发展。卡尔纳普始终把应用弗雷格的新逻辑工具以及后来被罗素发展的符号逻辑体系去分析科学概念和澄清哲学问题看作是其哲学活动的基本目标,并且把构造一种“逻辑上完美的人工语言”以及系统理论,以便更好地进行科学概念和科学陈述的重新建构看作是科学哲学的任务之一,从而“在分析那些与我们日常生活事物有关的普通语言诸概念及其可

[收稿日期] 2002 年 10 月 20 日

[作者简介] 胡瑞娜(1974—)女,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博士,山西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史、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语言哲学。

郭贵春(1952—)男,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语言哲学。

见性质和关系方面,在用符号逻辑给这些概念下定义方面,做了大量尝试”。^[2]在他看来,构造系统的基本语言就依赖于逻辑斯蒂的符号语言。这是因为,按照通常的观点,所有的逻辑研究不外乎包括两部分:一个只涉及言语表达顺序和句法种类的形式探究,而另一个则除了涉及上述对象外还涉及意义和观念问题的实质性探究。但卡尔纳普却认为,句法所表明的形式方法包括所有的逻辑问题,甚至还包括所谓的内容和观念问题。当然,这里并不涉及任何心理学特征。因此,当我们谈到科学的逻辑时,我们只不过是说科学语言的句法。只要科学语言能够被准确无误地公式化,那么这里就只涉及句法问题,而且也只有运用句法规则将科学语言变形为逻辑斯蒂的符号语言,才能够为构造系统理论和科学语言提供真正精确的表达式。至于其他几种语言如自然语言等只能用作简便的辅助语言,仅仅起到翻译逻辑斯蒂语言的功用。因此,逻辑斯蒂的符号语言是构造系统的真正的语言。

另一方面,发端于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作为哲学中又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更是数学和现代符号逻辑高度发展的结果。“语言学转向”这一短语的创造者、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之一伯格曼(G. Bergmann)就曾明确指出:“人们可能用不着接受另一种涉及了专门技术的思想就会接受涉及了专门方法的语言转向这个根本思想。我二者都接受。这种专门技术对于所有目的来说都是便利的,对于有些目的来说则是必不可少的,它是在常识的意义上谈论一种叫做理想语言(L)的模式。我所提议的这种L是围绕一种叫做逻辑描述的句法二分法建立起来的。”^[3]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语言转向实际上就是指依赖了一种“专门技术”即现代符号逻辑而形成的一种哲学研究的方法,即建立理想的人工语言,以此对语言进行分析,从而达到消解哲学谈论中的悖论、荒谬和含混的东西的目的。

显然,正是现代符号逻辑这一技术的出现及其高度发展,使得人类有了一种在科学哲学中对语言进行分析、进而解决传统问题的科学的系统的方法,即语形学的分析方法;同时也使人类能够站在新的认识论视角上去分析和看待传统旧哲学,并为建构未来新哲学提供了可能性和广阔的空间。这是因为现代符号逻辑技术采用了既不同于经验、同时又有别于哲学纯思辨的数学的方法,这就必然为建立语言的言语形式的理论,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算、从而在整体上系统地分析和探究哲学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前提条件。正如当代著名的反实在论者范·弗拉森曾以赞赏的语气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符号逻辑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仅根据处理符号的规则给这些逻辑功能和关系以精确的句法定义。”^[4]

二、反实在论语形学的主题:先验性

“先验的”(transcendental)与“先天的”(a priori)这两个概念是康德先验哲学的核心概念。在康德那里,所谓“先验”一词并不是指什么超出一切经验之外的东西,而是指虽然是先于经验的(先天的),却仅仅是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些概念超出经验的范围,它们的使用就叫超越的使用。可见,“先验”是关于“先天”的概念或其他一切东西的用法的概念。它在经验范围内使用就是“先验的”,而如果超出经验范围则又成为“超验的”。对于20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而言,康德在19世纪所提出的先天综合知识一直是他们所反对并想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并没有得出满意的答案,而且,他们甚至仍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先验”这个概念的。于是,“先验性”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哲学尤其是语形学研究的主要方面,这一点无论是在其先驱维特根斯坦还是在其重要代表人物那里都明确地体现出来。维特根斯坦将对先验性的分析看作是“哲学语法的主题”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作为反实在论重要代表人物的卡尔纳普,也同样延续了维特根斯坦对康德先验性的分析,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科学和哲学研究,特别是逻辑句法研究的重要课题,从而使语形学体现出鲜明的先验特性。具体地讲,这种先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先天的逻辑形式和纯句法结构构成了语形学的载体。从传统上说,语形学是卡尔纳普在其《语文学导论》中为了区分语言的三个层面而首次明确提出的。在他看来,如果研究中明确涉及语言的使用者便是语用学领域;如果撇开语言的使用者,只分析语词与指涉物,就是在语义学的领域中;如果单纯分析语词之间、符号之间的关系,便是语形学的领域。而在一开始,卡尔纳普的兴趣主要放在语形学上。卡尔纳普的这一划分被莫里斯及其维也纳小组的成员们所继承并有所发展。在莫里斯那里,语形学只研究指号的种种联合以及表达的形式功能,而不考虑这些联合的意谓,也不考虑这些联合和它们在其中出现的那种行为之

间的关系。显然,无论在卡尔纳普那里还是在其后继者那里,语形学都只是关于纯形式、纯句法结构和纯逻辑规则的语言分析方法,它不涉及除现代逻辑这一专门技术以外的任何东西。而恰恰是这种纯形式标示了20世纪反实在论语形学本身所具有的先验特性。

其次,推崇极端的形式理性以拒斥形而上学是反实在论语形学的目的。反实在论者们之所以会将哲学研究的兴趣放在构造逻辑句法上,其动机在于:他们一方面想通过建立逻辑句法,并从句法中得到可以用来精确表达的概念手段,从而使得那些与逻辑或句法问题截然不同的传统的本体论问题得以消解。另一方面,他们还试图通过把逻辑分析运用于语形学中,以这种方法去分析语言的逻辑句法,从而用科学的逻辑代替传统哲学,换句话说,也就是通过对科学上的概念和语句的逻辑分析去代替传统哲学。可见,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反实在论者们其根本目的就是要用逻辑符号来统一科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逻辑经验主义沿着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传统,在经验基底上构造了一种纯粹的、形式化的、先验的理性标准,并在这种“形式理性”的旗帜下庄严地宣告了它的“哲学革命”,将形式理性推向了极端,使科学理性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最后,元语言或元理论作为语形学研究的对象,具有较对象语言更为精确的特性。卡尔纳普等人所建立的语言的逻辑句法是一种语言表述结构的纯分析理论,也就是一种语言的元逻辑。在这种元逻辑中,存在着两种语言:一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另一种是用以表述对象语言的理论,也就是卡尔纳普等人称之为“元语言”或句法语言的那种语言。卡尔纳普之所以要强调上述两种语言之间的区别,其目的在于要使元语言变得更加精确,以便在元语言之内为元逻辑构造一个精确的概念系统,即构造一种关于语言形式的一般理论。在这里,卡尔纳普等人是从严格限制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的逻辑句法的,即认为它仅仅讨论语言表述的形式,而这种形式是以说明那些在语言表述中出现的种种符号以及这些符号出现的顺序为特征的。至于这些符号和表述的意义,则根本不予以涉及。因此,句法语言就仅仅包含逻辑常项,这就为避免语言和认识的非精确性提供了可能。

显然,逻辑经验主义者所建立的语形学这一分析方法不是根据常识进行的经验的、思辨的分析。相反,它是根据一种科学的、系统的、必然的、带有先天性的纯粹逻辑方法在经验基底上所进行的分析,它仅仅强调分析的规范性和表达上的可接受性,因此只要求形式上符合逻辑。这样一来,它就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一种经验基底上的先验的方法论框架和崭新的思维方式,还使我们有可能对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问题提出新的、更明确的回答,同时克服了科学解释的非精确性和经验范围内不可能直观的两重局限性,从而提供了理解和解释的可能性,保障了科学理论的一致性和可证实性,解决了科学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问题,为语形学实现其转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背景。

三、反实在论语形学的原则:“宽容原则”

20世纪初,随着现代符号逻辑的高度发展,语形学成为反实在论者们青睐的对象。为了祛除自然语言的模糊性和歧义性进而追求语言的精确性以最终消解传统哲学中的难题,他们将语形学仅仅限定于数学层面上自然数的基本算术演算。其中坚持这一观点的主要有建构主义、有限主义、以彭加勒和贝克尔(Becker)等人为代表的直觉主义以及F.考夫曼和维特根斯坦。在他们看来,演算不是什么必要的东西,它只不过是一种辅助的附加物。而且,这种语形学只有精确的数学功能在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如果按照一种固定的方法用有限的步骤,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出某一数字是否具有精确的数学功能。显然,这种语形学或多或少具有一种有限性。而正是由于这种有限性,卡尔纳普提出了其反实在论著名的口号“宽容原则”作为其建构语形学的态度。而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到来,这一原则作为后现代反实在论的指导性纲领被继承并有所发展。具体地讲,“宽容原则”所包含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卡尔纳普所要发展的语形学理论是与作为对象语言的两种具体的符号语言联系在一起的。维特根斯坦曾认为只存在一种语言,而且被卡尔纳普等人称为句法语言的,也只能被显现而不能被表达出来。但相反地,卡尔纳普却将语言分为两类,即对象语言和句法语言。他进而又把对象语言分为两种,即语言与语言。在他看来,所谓语言,就是建构主义、有限主义和直觉主义所说的语形学理论。卡尔纳普把这种语言叫做精确的语言。它只包括逻辑常项。而所谓语言,除了将语言本身作为亚语言之外,卡尔纳

普还将不确切的概念也囊括进来,即,它既包括实数的算术和古典数学中发展起来的数学分析,而且还包括集合(aggregates)理论。这种语言不仅包括逻辑常项,而且还包括不同种类的变项,即数字变项、谓词变项以及算符变项(functor - variables)。但语言与语言并不仅仅包括数学,因为它还要提供建构任何对象领域的经验语句的可能性。例如,在语言中,无论是经典物理学还是相对论物理学都能被公式化。任何领域的对象语言都可以通过专名或通过系统的位置坐标,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在系统中显示对象位置进而显示位置之间关系的符号来指涉这些对象。可见,卡尔纳普摒弃了直觉主义等派别将语形学仅仅看作是语言的做法,拓展了语形学的对象和域面,为语形学转向提供了契机。

其次,把演算作为语形学的内核是其“宽容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卡尔纳普在考察并分析了直觉主义、有限主义与构造主义等流派的语形学之后发现,尽管他们把演算看作只不过是一种附庸,但事实上,他们所涉及到的问题却只能通过构造一个演算被准确地公式化,而且,所有非形式化争论都被认为或多或少仅仅是这一构造的模糊的预设。同时,一旦我们意识到直觉主义者的所有命题与条件也都是与演算的形式密切联系的,那么,原来的问话所带来的太多的争论和歧义产生的教条的态度就会消失。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卡尔纳普等人认为逻辑句法把语言看作是演算,但是,他们却否认语言只是演算,他们仅仅是在说句法只涉及具有演算属性的部分语言,即句法被限定在语言的形式方面。显然,在这里,作为语形学内核的演算为我们准确无误地分析语言奠定了基础,从而也再一次地显现出其宽容的态度。

再次,句法形式及其规则的多元化体现了其“宽容原则”的特征。卡尔纳普等人在构造语形学时区分了两种语形学,即纯粹的语形学与描述的语形学。而描述的语形学又可进一步分为两种不同的理论,即公理语形学(Axiomatic syntax)与物理语形学(Physical syntax),正是这两种语形学构成了所谓的语言。如果说纯粹的语形学只涉及分析语句,即纯逻辑——数学语句的话,那么,描述的语形学就是关于综合语句的。卡尔纳普等人正是将其考察的重点放在对后者进行句法处理上,而这一做法在现代逻辑中常常被忽视。此外,卡尔纳普等人还分别构造出语言和语言的形成规则与变形规则,并进而通过它们来决定在什么条件下判断是另一判断或另一些判断(前提)的结论。当然,在这里,这并不意味着前提的思想会伴随着结论的思想。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判断间的逻辑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在前提的陈述中实际上就已经客观地蕴涵了结论的陈述。

最后,建构语形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禁令,而是要最终达成约定。历史地讲,建构主义、有限主义和直觉主义等所构造的语形学为我们研究哲学问题设定了框架,从而在解决传统哲学难题方面的确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框架已逐步显示出其弱点。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哲学难题都是由于对不同种类语言形式进行同时探究所引发的。例如,当维特根斯坦与考夫曼还在拒斥语言的逻辑功能和算术功能时,卡尔纳普等人却运用这两种功能在语言中将描述的谓词与逻辑谓词区分开了。而在语言中,他们也区分了限定性的与非限定性的谓词,并且还规定出它们的不同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在语言中,他们区分了有限的全称判断(limitedly universal sentences)、分析的无限的全称判断(analytic unlimitedly universal sentences)以及综合的无限的全称判断(synthetic unlimitedly universal sentences),而维特根斯坦、考夫曼与石里克等人却仅仅因为这三类判断禁不起彻底证实的考验而将它们从语言中排除出去了。正是通过对直觉主义等流派的语形学的考察与猛烈的抨击,以及对对象语言与分析的分析,卡尔纳普等人摒弃了以往的语形学,构造了一种应用于所有类型语言的普遍的句法,从而实现其达成一致、消解分歧的目的。

总之,以卡尔纳普等人为代表的20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以“宽容原则”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策略,从而使20世纪反实在论的语形学从以往单纯追求绝对同一、强调独白、精确性开始走向提倡“宽容”、倡导多元、非精确性。正像卡尔纳普所说:“在逻辑中不存在伦理道德。人人都有绝对的自由按照他的意愿去建构他自己的逻辑,即他自己的语言形式。我们仅仅要求,如果你要讨论它,那么,你就必须清楚地陈述你的方法,并且给出句法规则而不是哲学论争。”^[5]卡尔纳普的这一策略显然在后来已经被大多数哲学家甚至数学家所接受。而且,把这种宽容态度应用于整个语言形式以澄清哲学中的伪问题的重要性也得到证实。这一做法显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萌芽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从独白走向对话的尝试,为后来反实在论从纯粹句法学到形式语义学,进而语义学、形式语用学,最终走向说明的语用学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四、反实在论语形学的路径:从现象主义走向物理主义

作为 20 世纪反实在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等人一开始就遵循了老实证主义的基本哲学倾向,举起反对形而上学的大旗,否认一切超具体、超经验的东西,认为一切科学的命题都可以彻底还原为直接描绘经验现象的基本命题,并以此作为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本标准。这时,他们基本上采纳的是极端现象主义的立场,即强调“感觉材料”(sense data)。正像卡尔纳普所说:“现象主义的语言是最适合于用来对知识作哲学分析的语言”。^[6]然而,这种以还原论和证实论为依据的论点,在逻辑实证主义理论的自身发展过程中,就已经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在科学哲学阵营中,证实理论和还原论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动摇,同样这也危及到与它们密切相关的现象主义立场。正像奎因所批判的那样,要把关于物理对象的每个语句不论通过多么迂回复杂的方式都翻译为现象主义语言是不可能的。于是,到了 30 年代,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等人就开始抛弃现象主义而转向物理主义,而他们的哲学目的也由选择现象主义语言转而青睐于采用物理主义的语言。

具体地讲,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等人的物理主义语言指的是关于事物的语言,它谈论的是物质的事物,它把可观察特性归诸于物质的事物本身,例如,“这件东西是黑色的和沉重的”。他们试图要用物理语言代替感觉语言,从而说明科学的统一基础在于物理语言所指称的物理对象。换句话说,他们试图在物理主义的基础上构造出一种完整的、包罗一切知识的语言。

但是,这里似乎存在一个问题,即如果采用物理主义的语言,那么,在这种语言的基础上,我们就不可能对心理学的概念作出表述。卡尔纳普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释,即如何根据他人身体上的可观察行为来构造他人的心理概念这个问题。在卡尔纳普看来,那种基于事物语言的词语来给心理学词语下定义的论断必须弱化为可还原性的论断。例如:当我们说:“A 先生现在很激动”时,这个语句指的是 A 先生身体的物理微观状态。另外,在对那个语句进行物理主义的翻译时,并不采用微观的词语来说明身体的状况。这也就是说,既不采用关于原子的物理学微观词汇,也不采用关于中枢神经系统细胞的生理学微观词汇。而仅仅是依据可能的结果,即那些可以被看作是这种状态征兆的结果来表示这种状态的特征。在卡尔纳普看来,当我们用物理主义语言进行科学解释时,我们也并不完全求助于逻辑实证主义早期所推崇的“理性重构式”的还原论纲领,因为,物理主义语言的最重要的优点之一就在于这种语言具有主体间的交流性,也就是说,它原则上能够使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观察到为这种语言所描述的事件。^[7]正是这种物理主义语言所具有的主体间性为 20 世纪反实在论语形学的转向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总而言之,20 世纪反实在论的语形学一方面以其精确的句法形式告诉我们,任何一种表述的句法都是先天确定了的,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表述所确定的仅仅是符号的序列和顺序,而并不是诸如位置、颜色等等此类的句法条件,从而使人的思维近乎于程式化,不容置疑地对人造成了最大的危害。但另一方面,它又以其宽容的策略给人类以巨大的启示。因此,任何一种全面否定其重要意义的做法都是片面的。

不管 20 世纪反实在论的语形学现在遭受到多么激烈的批判,也不论它的理论本身具有怎样的缺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在当时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使我们能够对古希腊以来的整个哲学史进行重新审视,而且它还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语言分析方法,为我们能够更精确地进行科学分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因此,对 20 世纪反实在论的语形学进行重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郭贵春:《后现代科学实在论》[M],知识出版社,1995 年版,第 2 页。
- [2] [德]R. 卡尔纳普:《卡尔那普思想自述》[M]. 陈晓山,涂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第 23 页。
- [3] G. Bergmann: *Physics and Ontology* [M]. in *Logic and Reality*,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 p. 177.
- [4] Bas c. Van Fraassen, *The Scientific Imag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2.
- [5] Rudolf Carnap: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 [M].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2001, p. 52.
- [6] [德]R. 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M]. 陈晓山,涂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第 79 页。
- [7] [德]R. 卡尔纳普:《卡尔纳普思想自述》[M]. 陈晓山,涂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第 81 页。

(责任编辑 胡新和)

Abstracts

The Extension of The Value and The Real Exaltation of The Value of nature(p.13)

LI Jian - shan ,HU Jun

Holmes Rolston devoted to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 his theory that Nature system has the intrinsic value for its own is the foundation to prove the man 's duty to the Nature. On analyzing the theory , we think the "intrinsic value "of Nature extends the conception of the value , incorrectly regards the objectiveness of the value as the value itself. But properly defining the conception of value is the prerequisite of gaining the real exaltation of the value of Nature. In our opinion , the value of Nature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Nature 's goods for the purpose of Home sapiens , not of individual person.

Western Psychotherapy , from Medical Model to Humanistic Model (p.20)

HAO Qi , MAI Qing

From a hundred year 's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movement , uninterrupted evolution of therapeutic idea is revealed: start with biological determinism which classic psychoanalysis school maintains , to socio - cultural determinism which neo - psychoanalysis school advocates , until the proposition of free will instead of determinism that existential - psychoanalysis school proposes. A clue comes to light that the focus of mental problem has been moving from biological level , and then to socio - cultural level , and last , to spiritual level. Correspondingly , psychotherapy breaks away from medical model and brings about humanistic model ,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restoration of human nature.

The Starvation of Buridan 's Ass and the Samarra Problem(p.26)

LI Bo - cong

The method of exampl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part of Kuhn 's paradigm and scientists have given more and more fine examples in the field of game theory and some other scientific fields , but a lot of methodologists neglect the func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usage of examples. By analyzing two examples , the starvation of Buridan 's ass and the Samarra problem , the article points that Chinese scholars should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two philosophical concepts , free will and expectation , and try using the method of constructing and researching of a set of examples to interpret a set of philosophical problems.

20th Century Anti - realist Syntax (p.32)

HU Rui - na ,GUO Gui - chun

Although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became the core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research with the arrival of hermeneutic turn and rhetoric turn and wide infiltration of postmodernism in the middle of the 20th century , syntax as their carrier demonstrated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The dissertation makes a thorough inquiry for implication , subject , principle , route and feature of syntax starting from the 20th century anti - realism , and thus show the course of history , the trend orientation and the model of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anti - realist even the whole philosophy of science linguistic analytical method since the 20th century.